

文化百科系列



主编：萧枫

智囊

第四卷

西安出版社



智 美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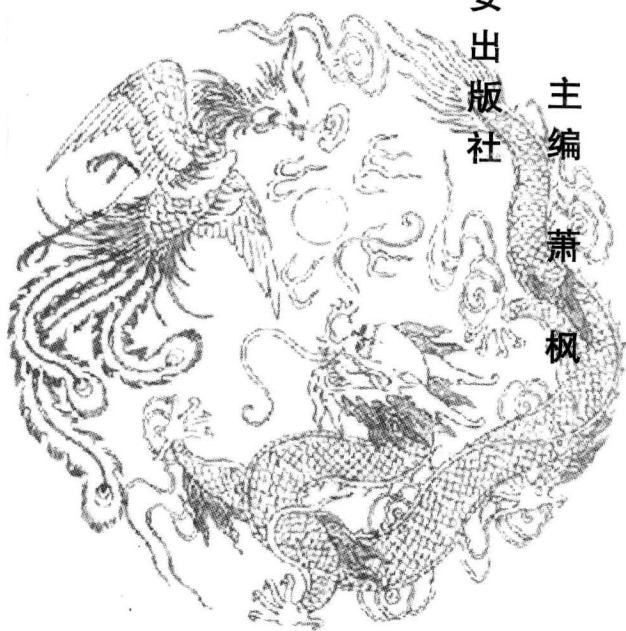
智

囊

隸

西安出版社

主编 萧枫



辩才卷十九

〔导读〕

本卷收集了古代能言善辩之士排难解纷的故事。归纳其言辩之术，大致有三。一曰晓以利害，如子贡说太宰嚭释放卫侯，劝说齐常放弃对鲁国的进攻，虞卿以长久之利弊反对楼缓献土地于秦的主张，苏代以三言两语不仅使韩国不再向周征鄢栗，而且使其献高都于周，左师触龙以子孙长久计劝赵太后以长安君为质，朱建游说閼孺而救陆贾，张嘉言以利害压服兵变，都是以眼前利害或长远之计说服对方。二曰文以大义，如子贡以义使吴王答应不让越国随征，鲁仲连以礼义挫败帝秦之说，庸芮以有知无知之说使秦室太后放弃以宠臣魏丑夫陪葬的打算，狄仁杰以社稷宗庙使武后放弃立侄为嗣，富弼使也先放弃土地要求，皆能于适当时机抓住对方心理，以大义使其诚服。三曰抓住对方言语漏洞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如明代的王维以凤凰、麒麟皆古书所载而实有反驳中官物载诸书何以谓天之说，使其放弃对石胆的勒索。另外如陈轸以楚人两妻故事作比使秦王释夫对他的怀疑，三国时蜀国秦宓巧妙地回答吴国使者诸如无有无头等，之类的怪诞问题，皆机智善辩。

〔原文释译〕

〔原文〕

侨童^①有辞，郑国赖焉；聊城一矢，名高鲁连^②；排难解纷，辩哉仙仙^③；百尔君子，毋易繇言^④。集“辩才”。

〔注释〕

①侨童：即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，名侨，以雄辩著称。②聊城一矢，名鲁仲连：据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记载：战国末年，齐将田单攻聊城（治今山东省聊城市西北）岁余，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，鲁仲连便修书一封，约（绑扎）之矢（箭）射入城中，向宋城的燕将反复陈述利害。燕将见书泣三日，犹豫不能自决，乃自杀。聊城乱，田单遂克聊城。③辩哉仙仙：形容善于言辞。④毋易：不要轻视。繇言：民间流传的评论时政的歌谣。繇，通“谣”。

〔译文〕

子产以口舌折服晋楚，使郑国免祸数十年；鲁仲连以一封绑在箭上的信，说服燕军退兵。历史上有无数危难，都在智者的辩才下消于无形之中。

纵横之祖子贡

〔原文〕

吴征会于诸侯。卫侯后至，吴人藩卫侯之舍。子贡说太宰嚭^①曰：“卫君之来，必谋于其众，其众或欲或否，是以缓来。其欲来者，子之党也；其不欲来者，子之仇也。若执卫侯，是堕党而崇仇也。”嚭说乃舍卫君。

田常^②欲作乱于齐，惮高、国、鲍、晏^③，故移其兵，欲以伐鲁。孔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“夫鲁，坟墓所处，二三子何为莫出？”子路请出，孔子止之。子张、子石^④请行，孔子弗许。子贡请，孔子许之。遂行至齐，说田常曰：“君之伐鲁，过矣！夫鲁，难伐之国：其城薄以卑，其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——此不可与战，君不如伐吴。夫吴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兵，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——此易伐也。”田常忿然作色，曰：“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。而以教常，何也？”边批：正是辨端。子贡曰：“臣闻之：‘忧在内者攻强^⑤，忧在外者攻弱。’今君破鲁以广齐，战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与^⑥焉，而交日疏于王。是君上骄主心，下恣群臣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。夫上骄则恣，臣骄则争，是君上与主有隙，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则君之立于齐，危矣！故曰不如伐吴，伐吴不胜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臣之敌，下无民人之过，孤主制齐者，唯君也！”田常曰：“善！虽然，吾兵业已加鲁矣，去而之吴，大臣疑我，奈何？”子贡曰：“君按兵无伐，臣请往使吴王，令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因以兵迎之。”田常许之。使子贡南见吴王^⑦，说曰：“臣闻之：‘王者^⑧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’‘千钧之重，加铢而移^⑨’。今以万乘之齐，而私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窃为王危之！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，伐齐，大利也，以扶泗上^⑩诸侯，诛暴齐而服强晋，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鲁，实困强齐，智者不疑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善！虽然，吾尝与越战，栖之会稽^⑪。越王苦身养士，有报我心。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”子贡曰：“越之劲不过鲁，强不过齐。王置齐而伐越，则齐已平鲁矣。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，夫伐小越而畏强齐，非勇也。夫勇者不避难，仁者不穷约^⑫，智者不失时。今存越示诸侯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必相率而朝，吴霸业成矣！且^⑬王必恶越，臣请东见越王，令出兵以从，此实空越，名从诸侯以伐也。”吴王大说，乃使子贡之越。越王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^⑭，而问曰：“此蛮夷^⑮之国，大夫何以惠然辱而临之？”子贡曰：“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，其志欲之而畏越，曰‘待我伐越乃可’，如此破越必矣！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意使人知之，殆^⑯也；事未发而先闻，危也。三者举事之大患！”勾践顿首再拜，曰：“孤尝不料力，乃与吴战，困于会稽。痛入于

骨髓，日夜焦唇干舌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^①，孤之愿也！”遂问子贡，子贡曰：“吴王为人猛暴，群臣不堪；国家敝于数战，士卒弗忍，百姓怨上，（大臣内变；子胥以谏死^②），太宰嚭用事，顺君之过，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之治也。今王诚发士卒佐之，以徼^③其志，重宝以说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其伐齐必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矣。战胜，必以兵临晋。臣请北面晋君，令共攻之，弱吴必矣。其锐兵尽于齐，重甲困于晋，而王制其敝，此灭吴必矣。”越王大说，许诺，送子贡金百镒、剑一、良矛二。子贡不受，遂行，报吴王曰：“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，越王大恐，曰：‘孤不幸，少失先人^④，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吴，军败身辱，栖于会稽，国为虚莽^⑤。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^⑥，死不敢忘，何谋之敢虑！’”后五日，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：“东海役臣^⑦孤勾践使者臣种，敢修下吏问于左右^⑧：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，诛强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室，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，孤请自被坚执锐^⑨，以先受矢石；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、屈卢之矛、步光之剑^⑩，以贺军吏。”吴王大说，以告子贡曰：“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，可乎？”子贡曰：“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悉人之众，又从其君，不义。君受其币，许其师，而辞其君。”吴王许诺，乃谢越王。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^⑪兵伐齐。子贡因去之晋，谓晋君^⑫曰：“臣闻之：‘虑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^⑬；兵不先辨，不可以胜敌。’今夫吴与齐将战，彼战而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齐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！”晋君大恐，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子贡曰：“修兵休卒以待之。”晋君许诺。子贡去而之鲁。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^⑭，大破齐师，获七将军^⑮之兵而不归。果以兵临晋，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^⑯。吴、晋争强，晋人击之，大败吴师。越王闻之，涉江袭吴，去城七里而军。吴王闻之，去晋而归，与越战于五湖^⑰。三战不胜，城门不守。越遂围王宫，杀夫差而戮其相^⑱。破吴三年，东向而霸^⑲。故子贡一出，存鲁、乱齐、破吴、旨晋而霸越，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。

直是纵横之祖，全不似圣贤门风。

〔注释〕

①太宰嚭：即伯嚭，其祖父为晋国人，逃到楚国，曾任令尹，后被楚灵王所杀，伯嚭便逃到吴国，吴王先拜其为大夫，因善逢迎，深得吴王夫差的宠信，吴王夫差元年，任吴国太宰。吴亡后，降越为臣，一说被勾践所杀。太宰：官名，亦名“冢宰”。佐王治理国家，类似后代的丞相。②田常：即田成子，名恒，齐国大臣。齐简公四年田常弑简公，立平公，自任相国。③高、国、鲍、晏：为当时在齐国握有实权的卿大夫家族。④子张：姓颛（zhuān）孙，名石，字子张，春秋时陈国人，比孔子小48岁，他崇敬孔子，敏而好学，为儒学八派之一。子石：姓公孙，名龙，字子石，春秋时楚国人，比孔子小53岁。⑤忧在内者攻强：子贡认为田常“忧在内”，故有“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不听者也”之语。⑥与：在其中。⑦南：方位名词作状语。因吴国在齐国的南边，故云“南见吴王”。吴王，指阖庐的儿子夫差。⑧王者：指施行王道的人，下句“霸者”指施行霸道的人。战国时，儒家称以行义治天下为王道，以武力结诸侯为霸道。⑨千钧：极言其重。钧，古代的重量单位，一钧是三十斤。铢：铢两，极言其轻。铢，古代的重量单位，为一两的

二十四分之一，十六两为一斤。这句话是用比喻来暗示夫差，一旦齐国占领了鲁国；那么，吴国的优势就可能变成劣势了。⑩泗上：泗水的北面，这里暗指中原各国。⑪会稽：这里指会稽山，在今浙江省中部。公元前494年，吴王夫差在夫椒大败越兵，乘胜攻破了越都，越王勾践退守于会稽山，被迫屈服。⑫仁者不穷约：穷，困厄；约，缠缚。这句话是暗示吴王，应援救处于困境的鲁国。⑬且：语助词，用在句首，相当于“夫”。⑭除道郊迎：清除道路，到郊外迎接，以示敬重。身御至舍：亲自驾车，送到官舍。⑮蛮夷：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，有时也通指四方各族，含有轻贬的意思。⑯殆（dài 代）：危险。⑰接踵（zhǒng 种）：足踵相接，形容人多，接连不断。这里是“一道”的意思。踵，脚后跟。⑱子胥以谏死：姓伍，名员，字子胥，原为楚国人，后逃到吴国，任吴王阖庐的大夫。吴王夫差时，他劝其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，渐被疏远，后吴王赐剑，命他自杀。⑲微（yāo 腰）：通“邀”，投合，求取。⑳少：通“小”。先人：祖先，包括已死去的父亲。这里指死去的父亲。先，已经死去的。㉑虚莽：虚，通“墟”，废墟。莽，草丛。㉒奉：捧，进献。俎（zǔ 祖）豆：俎、豆均是古代祭祀用的器物。这里是说，越王感激吴王，使越王还能到宗庙里去祭祀祖先。古代帝王、诸侯都有宗庙，宗庙完了，国家也就完了。㉓东海：因为越国地临东海，这里是以东海代指越国。役臣：供驱使的臣子。㉔修：写，这里指写信。问：询问。左右：指吴王左右的近臣。这句话是尊敬吴王的说法，意思是说，不敢直接询问吴王，而委托吴国下吏转达吴王左右的近臣。㉕被：通“披”。坚、锐：形容词用作名词。坚，指坚固的铠甲；锐，指锐利的武器。㉖领：衣领。引申为衣服的件数。屈卢：古代造矛的良匠名，后用作良戈的代称。步光之剑：古代的一种宝剑名。㉗郡：春秋至隋唐时的地方行政区划名，春秋时“郡”小“县”大。㉘晋君：指晋定公姬午，公元前509～前495年在位。㉙卒：通“猝”，突然，仓猝。㉚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：吴王夫差十二年（公元前484年），吴救鲁伐齐，在艾陵大败齐军。艾陵，古地名，在今山东省莱芜县东北，一说在今泰安市东南。㉛获七将军：按：在艾陵之战中，吴军俘获了齐大将国书、副将高无丕等五人，而不是七人。冯梦龙引此文似有误。㉜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：夫差十四年（公元前482年），夫差与晋定公争夺霸主的地位，在黄池大会诸侯，史称“黄池之会”，吴、晋在黄池并未交战。黄池，即黄亭，在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。㉝五湖：泛指太湖流域所有的湖泊。㉞杀夫差而戮其相：据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记载：吴王夫差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73年），“越败吴，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（今浙江省舟山群岛），予百家居之。吴王……遂自刭死。越王灭吴、诛太宰嚭”。相，即指太宰嚭。㉟破吴三年，东向而霸：据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记载：“勾践已平吴，乃以兵北渡淮（河），与齐、晋诸侯会于徐州（治今山东省滕州市南），致贡于周。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，命为伯。勾践已去，渡淮南，以淮上地与楚，归吴所侵宋地于宋，与鲁泗东方百里。当是时，越兵横行于江、淮东，诸侯毕贺，号称霸王。”

[译文]

吴王发帖邀约诸侯，卫侯到得最晚。太宰伯嚭派吴兵包围卫侯所住的行馆。

子贡得知此事，就对伯嚭说：“卫侯赴约前一定和众臣商议过，众臣中也一定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，意见分歧，因此卫侯才到得晚。赞成卫侯前来的大臣是您的朋友；持反对意见的就是您的敌人，如今您派兵包围卫侯行馆，这是背弃朋友、助长敌人声势的做法。”

伯嚭听了子贡这番话，就下令撤去包围卫侯行馆的人马。

田常有篡国之心，但顾忌高国、鲍晏等齐国的大臣，因此改变心意征讨鲁国。

孔子正在鲁国，得知田常将率兵伐鲁，对门下弟子说：“鲁国是我的母国，如今情势危急，你们怎不想办法挽救鲁国呢？”

子张、子石都自愿为说客，但孔子只答应子贡的请求。

子贡向孔子辞行后，便直接到齐国求见田常。子贡对田常说：“齐国出兵攻鲁，我认为是严重的错误，因为鲁国是个无法征服的国家。鲁国城墙低，城壁薄，国土狭小，君王懦弱，大臣愚昧，百姓又厌恶战争，因此我说无法征服，相国不如伐吴。吴国城墙高、城壁厚，国土辽阔，兵精甲利，战将如云，这才容易征讨。”

田常一听，十分生气，说：“您说的困难，是一般人说的容易〔正是辩说的开端〕；您说的容易，却是一般人说的困难，为何对我说这么荒谬的话呢？”

子贡说：“我听说‘国家内部有问题，要选择强国来攻击；相反的，国家外部有问题，则选择弱国来攻击’。打败鲁国，造成齐国疆域的扩张，只会使齐王骄傲，朝臣骄宠，功劳不在相国您个人身上，于是您在齐王心中的份量就减弱了，这完全是您出兵的不当，造成齐王高傲，大臣权重，您想要进一步成就什么大事，就困难了；更严重的是，您上与君王疏远，下与群臣争权，就连原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。因此我说不如出兵攻吴。伐吴不胜，齐国的兵力折损于战场，对您有威胁的大臣武将也消灭一空。到时候，有能力掌握整个齐国的只有相国您一人了。”

田常脸色这才和缓下来，点头说道：“先生的分析尽管有理，但我军已经开到鲁国边境，倘若忽然命令军队伐吴，大臣们会起疑心。先生看该怎么办呢？”

子贡说：“相国先想办法拖住军队，我马上前往吴国，说服吴王为救鲁而伐齐，相国再出兵迎敌，这么一来，再聪明的大臣也不会怀疑相国的用心。”

田常一口答应。

子贡辞别田常后，马上连夜赶往吴国，对吴王夫差说：“臣听说真正的王者不会灭绝别人的世族；真正的霸主没有可畏惧的敌人。千钧虽重，但是加一铢就可动摇，今天强齐伐弱鲁，摆明了和吴国争夺霸权，对王而言是一大威胁，大王为何不伐齐以救鲁？救鲁能彰显大王救绝存亡的仁名，伐齐能得到大利，泗水一带的各个小国可因此划入吴国手中。既击破有争霸实力的强齐，又可以让强大的晋国望风臣服，还有什么比这个对吴国更有利的呢？再说大王以救鲁为名出兵，其实是为了击破齐国，有这个名义和机会，各国诸侯再聪明也无法怀疑大王您出兵的正当性。”

吴王说：“好计！但本王曾败越于会稽，多年来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，一直想找机会报复，为除后患，待本王伐越后再救鲁。”

子贡说：“不可，越的实力好比鲁国，而吴和齐则是实力差不多的一级强国，等大王您击破越国，齐国也早也拿下鲁国了。再说大王是以存亡继绝的名义出兵伐

齐，如今先讨伐小小的越国，会被看成吴国是惧怕齐国的强大，这不是大勇的表现。真正的勇者不怕困难；真正的仁者不怕一时的困顿；真正的智者不会错失良机。现在不灭越国，是对诸侯显示大王的仁德，为救鲁而伐齐，必能使晋国感受吴国国力的强大，其他诸侯也必会因吴国的强大而臣服，那么大王的霸业就来临了。倘若大王实在放心不下，我愿为大王跑一趟越国，要越王出兵随大王伐齐，这样越国境内就无兵可用，大王也不用担心勾践会乘机谋反。”

吴王大悦。

子贡离开吴国后，马上前往越国。越王勾践听说子贡要来，马上令人清扫道路，并在三十里外亲迎子贡，奉为上宾。

越王说：“越国地处偏僻，怎敢烦劳先生亲自前来？”

子贡说：“我来之前，曾想说服吴王救鲁伐齐，但吴王想出兵却担心越国趁机攻击吴国，坚持要灭越才肯伐齐，如此，越国灭亡便在旦夕之间。我听说，一个人倘若没有报仇之心，却表现得让人怀疑，这是愚笨的；倘若真有雪耻之心却让人识破，这是失败的；还没有行动就让人预测到，这是危险的。这三点都是成就大事的兵家大忌。”

勾践赶忙跪下来向子贡求道：“孤曾不自量力和吴战于会稽，当年战败的惨状痛入骨髓，孤日夜寝食难忘、苦心焦思，就算与吴王同归于尽也心甘情愿。”

子贡说：“吴王好大喜功，群臣早就无法忍受，再加上吴国因连年争战，军士疲敝，百姓更是怨声载道。太宰伯嚭一味讨好吴王，以满足自己私欲，这已是亡国的征兆，如今只要大王肯发兵随吴王伐齐，迎合吴王称霸的野心，以宝器赠予吴王，以卑词尊奉吴王，那么吴王一定出兵伐齐。若吴王伐齐失败，就是大王雪耻之日；若伐齐成功，吴王一定乘胜伐晋，我将晋见晋君，请晋君伐吴，吴国以精锐部队伐齐后再战强晋，一定元气大伤，这时大王就能乘机攻吴，洗雪会稽之耻。”

越王再次道谢，并赠子贡黄金百镒、宝剑一把、良矛二支，子贡坚持不接受。

离开越国后，子贡又来到吴国，对吴王说：“臣把大王的话转告勾践，勾践惶恐万分，说：‘我勾践年少时不得父母教诲，自不量力，得罪于吴国，在会稽挑起战争，军队覆亡，身为囚虏，国家更险些灭亡，只因吴王仁德的恩赐，才能保有祖先的宗庙和国家，对于吴王的恩德，至死不敢遗忘，怎么还有什么不当的报复之心呢？’”

五天后，越王派大夫文种至吴，文种跪拜吴王说：“东海贱臣勾践的使者文种特地前来拜见大王，勾践听说大王为伸张正义救鲁伐齐，特派下臣文种奉上先人所收藏的盔甲二十副，屈卢之矛、步光之剑，为大王壮军威，另精选国内士兵三千人，恳请准许贱臣勾践披甲带剑，率军随大王出征，为大王先锋率先杀敌。”

吴王听了十分高兴，将勾践愿意随军出征的事告知子贡。子贡说：“不可，王已让越国全部士兵随军出征，如果再答应越王的请求，就有些过份了，不如辞谢越王。”

吴王依子贡所言。

吴王出兵伐齐后，子贡又赶往晋国，对晋君说：“臣听说‘人无远虑，必有近

忧’。今吴伐齐，若齐王获胜；勾践一定会乘机洗雪会稽之耻；若吴获胜，一定趁势加兵晋国。”

晋君大惊，问子贡：“那怎么办才好？”

子贡说：“你应该立刻召集军队，以逸待劳来应付强敌。”

子贡回到鲁国后，吴王与齐兵战于艾陵，大破齐军，生擒齐将七名，果然没有返吴的打算，想乘胜攻晋，与晋军相遇于黄池，晋人大败吴军。越王听说吴王惨败，立即出兵偷袭吴国，在离吴都七里的地方扎营。吴王听说勾践发兵攻吴，立即下令班师回朝，与越王战于五湖，三战皆败，于是勾践围吴王宫，杀夫差及伯嚭，终于洗雪会稽之耻，勾践在灭吴三年后，完成称霸诸侯的心愿。

子贡靠一张嘴，存鲁、乱齐、灭吴、强晋而霸越，十年之间五国的情势皆起了剧烈的变动。

〔梦龙评〕子贡穿梭游说五国君王间，真可称得上是纵横家的开山祖师，完全没有一丝圣人仁义的门风。

仲连挫帝秦之说

〔原文〕

秦围赵邯郸，诸侯莫敢先救。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^①，欲与赵尊秦为帝。鲁仲连适在赵，闻之，见平原君胜^②。胜为介绍，而见之于辛垣衍。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。辛垣衍曰：“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，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。今观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，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^③？”鲁连曰：“秦弃礼义、上首功^④之国也。权使其士，虏使其民。彼肆然而为帝，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，不忍为之民也！所为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也。”辛垣衍曰：“助之奈何？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梁^⑤及燕助之，齐、楚固助之矣。”辛垣衍曰：“燕吾不知，若梁，则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？”鲁连曰：“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。使睹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。”辛垣衍曰：“秦称帝之害奈何？”鲁连曰：“昔齐威王^⑥尝为仁义矣，率天下诸侯而朝周。周贫且微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。居岁余，周烈王^⑦崩，诸侯皆至，齐后往。周怒，赴于齐曰：‘天崩地坼^⑧，天子下席^⑨，东藩^⑩之臣田婴齐后至，则斩之！’威王勃然怒曰：‘叱嗟^⑪！而^⑫母婢也！’卒为天下笑。故生则朝周，死则叱之，诚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无足怪。”辛垣衍曰：“先生独未见夫仆乎？十人而从一人者，宁力不胜、智不若耶？畏之也。”鲁连曰：“梁之比于秦若仆耶？”边批：激之。辛垣衍曰：“然。”鲁连曰：“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^⑬梁王！”边批：重激之。辛垣衍怏然不悦，曰：“嘻！亦太甚矣！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”鲁连曰：“固也。待吾言之。昔者鬼侯、鄂侯、文王^⑭，纣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子而好^⑮，故入之于纣。纣以为恶，醢鬼侯。鄂侯争之急，辩之疾，并脯^⑯鄂侯。文王闻而叹息，拘于羑里之库百日^⑰，而欲令之死。曷为与人俱称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

也^⑬？齐湣王将之鲁^⑭，夷维子执策而从^⑮，谓鲁人曰：‘子将何以待吾君？’鲁人曰：‘吾将以十太牢^⑯待子之君。’夷维子曰：‘吾君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避舍，纳管键，摄衽抱几，视膳于堂下，天子已食，退而听朝也^⑰！’鲁人投其钥，不果纳^⑱。将之薛^⑲，假途于邹^⑳。当是时，邹君死，湣王欲入吊。夷维子谓邹之孤曰：‘天子吊，主人必将倍殡柩，设北面于南方，然后天子南面吊也^㉑。’邹之群臣曰：‘必若此，吾将伏剑而死！’故不敢入于邹。邹、鲁之臣，生则不能事养，死则不得饭含，边批：为齐强横故。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、鲁之臣，不果纳^㉒。今秦万乘之国，梁亦万乘之国，交有称王之名，睹其一胜而胜，欲从而帝之，是使三晋之大臣^㉓，未如邹、鲁之仆妾也！且秦无已而帝，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，而予其所谓贤，夺其所憎，而予其所爱；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，处梁之宫，梁王安得晏然^㉔而已乎？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^㉕乎？”于是辛垣衍起，再拜谢曰：“吾乃今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！吾请去，不敢复言帝秦矣！”秦将闻之，为却军五十里。

苏轼曰：“仲连辩过仪、秦，气凌髡^①、衍，排难解纷，功成而逃赏，实战国一人而已！”穆文熙曰：“仲连挫帝秦之说，而秦将为之却军，此《淮南》之所谓‘庙战’也^②！”

〔注释〕

①魏王：即魏安釐（xī）王姬圉（yǔ），魏昭王的儿子，信陵君无忌的异母兄，公元前276～前243年在位。客将军：别国人在魏国做将军称为客将军。辛垣衍：辛垣为其复姓。间（jiàn）入：趁围困疏隙时偷偷地潜入。②平原君胜：即赵胜，赵孝成王的叔父，赵武王的儿子，封平原君，为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，当时任赵相。③曷为：为什么。曷，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。④上：通“尚”，崇尚。首功：指武功。秦制：爵分二十级，作战时斩得敌人一个首级，就赐爵一级。⑤梁：即魏国，因魏后迁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市），所以，魏国也称梁国。⑥齐威王：即田婴齐，田常之后，战国时齐国君主，公元前356～前320在位。⑦周烈王：姬喜，公元前375～前369年在位。⑧天崩地坼（chè）：比喻帝王死去。崩，古代称帝王死为“崩”。坼，裂。⑨天子：指继承周烈王的新君周显王姬扁。下席：古时孝子居丧守孝时，要离开官室，睡在草席上。⑩东藩：位于东方的藩国，指齐国。“藩”的本义是“篱笆”，引申为“屏蔽”的意思。古代封建诸侯，为的是屏藩王室，所以称诸侯为藩国。齐国在东方，故称“东藩”。⑪叱嗟（chìjiē）：怒斥声。⑫而：第二人称代词，你。⑬烹醢（hǎi）：古代的一种酷刑，烹，用沸汤煮。醢，剁成肉酱。⑭鬼侯、鄂侯、齐王：三人都是纣王封的诸侯。鬼侯的封地在今河南省临漳县境；鄂侯的封地在今山西省中阳县境；齐王即是周文王，他的封地在今陕西省郿县一带。⑮子：指女儿。在上古时代，“子”本是男女的通称。好：貌美，漂亮。⑯脯（fǔ）：干肉。这里用作动词，做成肉干。⑰葵（yǒu）里：古地名，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。库：监牢。⑱曷为与人……脯醢之地也：意为，梁与秦本来都是称王的平等国家，现在梁国为什么要自居卑下而心甘情愿地受人宰割呢？人，指秦国。⑲齐湣王将之鲁：齐湣王十七年（公元前284年），燕将乐毅指挥燕、秦、赵、魏、韩五

国的军队击破齐国，齐湣王逃到卫国时，因出言不逊而不被接纳，于是不得不离开卫国而前往鲁国。②夷维子：齐人，以邑为姓。夷维，地名，治所在今山东潍坊市。子，男子的美称。策：马鞭。③太牢：古以牛、羊、猪各一称为“太牢”。十太牢，也就是十只牛羊猪，这是款待诸侯的礼节。④诸侯避舍：古代天子到诸侯国中巡狩时，诸侯要离开自己的正殿不居而让与天子。舍，指正房。纳管键：交纳钥匙。避舍、纳管键，是表示诸侯因天子在自己的国中，在此期间，自己不敢以一国之主自居。摄：持，提起。衽（rèn 任）：衣襟。抱：捧。几：矮或小的桌子。视膳：伺候别人吃饭。听朝：国君在朝堂里办公问事。⑤不果纳：不让进入。“果”表示事情和预料或期望相合，常与“不”连用表示否定。⑥薛：古国名，任姓，周初分封的诸侯国。地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南。⑦假途：借路经过。途，道路。邹：古国名，曹姓，地在今山东省邹城市一带。⑧天子吊……南面吊也：吊，哀悼死者，慰问丧家。倍殡柩（jiù 救）：把灵柩移到相反的方向，就是移向南面。古代以坐山向南为正位，诸侯死，灵柩放在北面。倘若天子来吊唁，就必须把灵柩掉过头来，让天子向南面吊唁。倍，同“背”。殯，停丧。柩，已盛尸体的棺材。⑨邹、鲁之臣……不果纳：事养：侍奉，供养。饭（fàn 反）舍：古代把米放在死人口里叫“饭”，把玉放在死人口里叫“舍”（“舍”通“琰”）。这句意为：邹、鲁国势已非常微弱，国君生时，臣子们不能侍奉供养；国君死后，他们也不能行饭舍之礼。然而，当齐国的夷维子叫他们向齐湣王行天子的礼节时，还是行不通的。⑩三晋：韩、魏、赵三国是由晋国分裂而成的诸侯国，故称这三国为三晋。⑪晏然：安然，太太平平。⑫故宠：旧日的尊荣地位，指魏王对辛垣衍原有的宠幸。⑬髡（kūn 昆）：淳于髡，赘婿出身，战国时齐国的学者。⑭《淮南》：即《淮南子》，亦称《淮南鸿烈》，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、李尚、伍被等著。

〔译文〕

秦兵进攻赵都邯郸，诸侯都不愿意出兵救赵。魏王派客将辛垣衍由小道人邯郸城，欲与赵王约好共尊秦王为帝。

鲁仲连当时恰好在赵国，听说魏国想游说赵王尊秦王为帝，就去见平原君，平原君就介绍鲁仲连与辛垣衍两人见面。

鲁仲连见了辛垣衍，竟一言不发。辛垣衍说：“我原以为凡是住在邯郸的人，皆是为有求于平原君而来。但我仔细观察先生的举动，并不是有求于平原君，真不知道先生为何待在城内久住不走？”

鲁仲连说：“秦国是个背弃礼义，只知崇尚斩首的战功，用权术操纵士大夫，把百姓当奴隶般使唤的国家，秦王果真称帝，那我宁可投乐海而死，因为我不忍心作秦王的顺民。今日我来见将军，目的就是想对赵国有所帮助。”

辛垣衍说：“请问先生要如何帮赵国呢？”

鲁仲连说：“我准备再说服魏、燕两国援赵，而齐、楚两国已经答应了。”

辛垣衍说：“燕国的动向我不清楚；至于魏，我是魏国人，不知先生要如何使魏援赵？”

鲁仲连说：“这是由于魏国还没有看见秦国称帝的害处，如果能明了其中的害

处，魏王必定会发兵救赵。”

辛垣衍说：“秦王称帝的害处在哪里呢？”

鲁仲连说：“以前齐威王推行仁政，率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。当时的周朝既穷又弱，天下诸侯都不肯朝贡，只有齐国肯称臣进贡。但过了一年多，周威烈王驾崩，诸侯都前去吊丧，可是齐国却最后到达。周朝大怒，派使臣警告齐王说：‘天子驾崩，新即位的天子服丧，而东藩之臣齐国的田婴竟迟来奔丧，依法当处斩。’齐威王一听，生气的说：‘呸！周王只不过是一个贱婢所生的奴才！’整个事件成了个大笑话。齐国在周天子生前去朝拜他，死后却如此咒骂他，实在是因为做不到周天子所要求的诸侯义务。对真正的天子尚且如此，你以为把秦奉为天子不会发生类似的笑话吗〔激他〕？”

辛垣衍说：“先生难道没有见过仆人吗？十个人服侍一个人，并不是真的由于力气和智慧不如主人，而是出于畏惧。”

鲁仲连说：“那么魏国和秦国的关系，就类似主、仆吗〔激他〕？”

辛垣衍说：“是的。”

鲁仲连说：“好！我要叫秦王杀魏王，把魏王剁成肉酱〔再激他〕！”

辛垣衍很不高兴，说：“先生也未免太夸大了，你又怎能叫秦王杀魏王呢？”

鲁仲连说：“我当然做得到，请将军听我解释，古时鬼侯^①、鄂侯、文王，是殷纣王的三公。鬼侯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，因此献给纣王，可是纣王却不喜欢她，结果纣王就把鬼侯杀了，剁成肉酱。鄂侯为这件事向纣王谏言、争论，结果纣王又把鄂侯杀死，晒成肉干。文王听说这两件惨事以后，忍不住长叹一声，结果竟被纣王囚禁在美里的仓库里，准备一百天后就杀他。这不就正是有拥护人为帝王，因而反倒被杀死、晒成肉干、剁成肉酱的事吗？”

“齐闵王要去鲁国时，夷维子负责驾车，他对鲁国人说：‘你们要怎样接待我的国君呢？’鲁人说：‘我们准备用十头牛款待你们君主。’夷维子说：‘我们国君是天子，天子到各地巡行狩猎时，诸侯都要搬出王宫住在外面，交出国库的钥匙，并且撩起衣裳，端着桌几亲自在殿堂下侍候天子进餐，天子吃完，诸侯才能退下。’鲁人一听，就不让齐闵王入境，以致齐王只能改从邹国前往薛国。

“恰巧碰到邹君逝世，齐闵王要去吊丧，夷维子对邹君手下说：‘天子来吊丧，丧家必须把灵柩由应该坐北朝南，然后请天子立于南方之位祭吊。’邹国的臣子说：‘假如一定要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宁可伏剑而死。’因此齐闵王君臣也不敢进入邹国。邹、鲁两国的臣子，虽迫于齐国的淫威当君主在世时不得奉养〔因为齐横强之故〕，君主死了不得含殓，但是要以他们行朝拜天子的大礼，他们仍不肯让齐闵王进入自己的国家。

如今秦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魏也是万辆大国，两国互相称帝称王，但是见秦国打了一场胜仗，就想尊秦王为帝，这是三晋的一干文武大臣，还远不如邹、鲁这两个小国的臣民节气高尚。再说秦王称帝之后，一定更换诸侯大臣，罢黜他所谓的不肖臣子，把官位赐给他心目中的贤臣子；削夺他所憎恨的人的官职，任命他所喜欢的人为官。同时也一定会要他的女儿作诸侯的妃子住在魏宫，魏王又怎能耳

根清静，而将军又怎能常享荣宠呢？”

辛垣衍听完鲁仲连这番话，立即起身拜谢说：“我一直以为鲁先生只是个凡人，如今我才明白先生是天下奇人。我立刻就回魏国，再也不谈论尊秦王为帝的事。”

秦国将军听说这事后，立即下令秦军后退五十里。

〔梦龙评〕苏轼说：“鲁仲连的辩才超过张仪、苏秦，气势驾凌淳于几、公孙衍，排除困境解救危难，达成使命却不居功邀赏，在战国谋士中才智操守无人可比。

穆文熙说：鲁仲连把不能尊秦为帝的理由说得淋漓尽致，使得秦将退军五十里，这就是《淮南子》所说的“庙战”。

虞卿谏割地求和

〔原文〕

秦攻赵于长平^①，大破之，引兵而归，因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。赵计未定，楼缓^②新从秦来，赵王与楼缓计之曰：“与秦城何如？不与何如？”楼缓辞让曰：“此非臣之所能知也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试言公之私。”楼缓曰：“王亦闻夫公甫文伯^③母乎？公甫文伯官于鲁，病死，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人，其母闻之，不哭也。相室^④曰：‘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？’其母曰：‘孔子，贤人也，逐于鲁，是人不能随。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。若是者，其于长者薄，而于妇人厚。’故从母言之，为贤母也；从妇言之，必不免于妒妇也。故其言一也，言者异，则人心变矣^⑤。今臣新从秦来，而言‘勿与’，则非计也；言‘与之’，则恐王以臣之为秦也，故不敢对。使臣得为王计之，不如予之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虞卿闻之，入见王。王以楼缓言告之。虞卿曰：“此饰说^⑥也！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虞卿曰：“秦之攻赵也，倦而归乎^⑦？王以其力尚能进，爱王而不攻乎？”王曰：“秦之攻我也，不遗余力矣，必以倦而归也。”虞卿曰：“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归，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资之，是助秦自攻也。来年秦复攻王，王无以救矣！”

王以虞卿之言告楼缓。楼缓曰：“虞卿能尽知秦力之所至乎？诚知秦力之所不至，此弹丸之地犹不予也。今秦来复攻，王得无割其内而媾^⑧乎？”王曰：“诚听子割矣，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？”楼缓对曰：“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昔日三晋之交于秦，相善也，今秦释韩、魏而独攻王，王之所以事秦，必不如韩、魏也。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^⑨，启关通币^⑩，齐交韩、魏。至来年，而王独不取于秦，王之所以事秦者，必在韩、魏之后也。此非臣之所以敢任也！”王以楼缓之言告虞卿，虞卿曰：“楼缓言‘不媾，来年秦复攻王’，得无更割其内而媾？今媾，楼缓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，虽割何益？来年复攻，又割其力之所不能陞而媾也。此自尽之术^⑪也！不如无媾。秦虽善攻，不能取六城；赵虽不能守，亦不至失六城。秦倦而归，兵必罢。我以六城收天下，以攻罢秦，是我失之于天下，而取偿于秦也，吾国

尚利；孰与坐而割地^⑩，自弱以强秦？今楼缓曰：‘秦善韩、魏而攻赵者，必王之事秦不如韩、魏也’，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，即坐而地尽矣。来年秦复求割地，王将予之乎？不予，则是弃前资而挑秦祸也；与之，则无地而给之。语曰：‘强者善攻，而弱者不能自守。’今坐而听秦，秦兵不敝而多得地，是强秦而弱赵也。以益强之秦，而割愈弱之赵，其计固不止矣！且秦虎狼之国也，无礼义之心。其求无已，而王之地有尽；以有尽之地，给无已之求，其势必无赵矣！故曰：此饰说也，王必勿与！”王曰：“诺。”

楼缓闻之，入见于王，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。楼缓曰：“不然。虞卿得其一，未知其二也。秦、赵构难^⑪，而天下皆说，何也？曰：我将因强而乘弱。今赵兵困于秦，天下之贺战胜者，则必在于秦矣。故不若亟割地求和，以疑天下、慰秦心。不然，天下将因秦之怒，乘赵之敝而瓜分之。边批：主连衡者皆持此说为恐吓，却被虞卿喝破。赵且亡，何秦之图？王以此断之，勿复计也！”虞卿闻之，又入见王曰：“危矣，楼子之为秦也！夫赵兵困于秦，又割地为和，是愈疑天下，而何慰秦心哉！不亦大示天下弱乎！且臣曰勿予者，非固勿予而已也。秦索六城于王，王以六城赂齐。齐、秦之深仇也^⑫，得王六城，并力而西击秦也。齐之听王，不待辩之毕也。是王失于齐，而取偿于秦，一举结三国之亲，而与秦易道^⑬也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因发虞卿东见齐王^⑭，与之谋秦。虞卿未反，秦之使者已在赵矣。楼缓闻之，逃去。

从来议割地之失，未有痛切快畅于此者。

〔注释〕

①长平：古城名，旧址在今山西高平西北，赵孝成王六年，秦将白起大破赵将赵括，坑杀赵四十五万降卒于此。②楼缓：战国时赵国的谋士，亲秦派。③公甫文伯：春秋时鲁定公的大夫。④相（xiàng 向）室：帮助料理家务的人，如保姆等。相，辅佐。⑤言者异：指“从母言之”，或“从妻言之”。人心：指居心，用心。⑥饰说：虚伪、造作的言论。⑦秦之攻赵也，倦而归乎：秦此时不攻自退。⑧媾（gòu 构）：媾和，讲和。⑨负亲之攻：背叛盟国而招来的攻击。负亲，背叛亲交，指赵国接受韩国的上党地区，发兵抵抗秦国一事。⑩关：边关。币：原指用作礼物的丝织品，通常泛指礼物。⑪自尽之术：自取灭亡的策略。⑫坐：平白，无故。⑬构难（nàn 男去声）：结成仇敌，造成祸乱。⑭齐、秦之深仇也：当时齐为东方大国，秦最畏忌，两国争霸也挺激烈的，故有此说。⑮易道：即“易地”，互相更换了主动与被动的地位。⑯齐王：此处指齐王田建，齐国的末代君主。

〔译文〕

秦国在长平击败赵军，向赵国索取六城，做为和谈的条件，赵王还没有决定，这时楼缓从秦国回来，因此赵王就和他商议：“你认为给秦城好呢？还是不给好呢？”

楼缓推辞说：“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。”

赵王说：“没关系，只说说你个人的看法罢了。”

楼缓因此说：“我想王一定知道公甫文伯母亲的事吧？公甫文伯在鲁国做官，当他病死后，有十六位妇人为他自杀。他母亲知道儿子的死讯后并没有哭，有个老

仆说：‘世上哪有儿子死了不哭的道理？’他母亲说：‘孔子是圣人，当被鲁国放逐时，我的儿子并没有跟随孔子一起离开，如今我儿子死了，竟有十六位妇人为他自杀，可见他不懂得亲近贤人，心思却放在女人身上。’

“做为一位母亲能说出这种话，就知道是位贤母，但如是由他妻子口中说出，别人必定会误会在吃醋。因此，同样一句话，由于说话的人不同，听的人反应也不同。如今臣刚从秦国回来，如果臣说不要答应秦的要求，就不算是为君王献计；如果说给秦六城，又怕君王误会臣是秦王说客，所以臣才不敢回答。假使君王一定要臣拿个主意，臣认为最好还是给秦六城！”

赵王说：“好。”

虞卿知道后，就去晋见赵王，赵王把楼缓的话告诉他，他说：“楼缓在巧辩。”

赵王说：“如何说呢？”

虞卿说：“君王认为，秦攻赵是因为力气耗尽而撤兵？还是仍有进攻能力，只为保留您的情面才撤兵呢？”

赵王说：“秦兵进攻时已动用全部兵力，必定是因为兵疲才撤兵。”

虞卿说：“秦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也没攻下赵国一城，最后由于精疲力竭而撤兵，如今君王竟愿意割让秦兵所不能攻下的六城，这是帮助秦兵攻打赵国，如果明年秦兵再入侵，那赵国就真的没救了。”

赵王把虞卿的话告诉楼缓，楼缓说：“虞卿能完全了解秦国真正的实力吗？假如不割这区区六城之地给秦，明年若秦兵再攻赵国，恐怕要割让的就不只是六城。”

赵王说：“寡人愿意接纳贤卿的意见割城，但贤卿能否保证秦兵不再攻赵呢？”

楼缓说：“臣不敢保证。从前三晋跟秦国建交，韩、赵、魏和秦的邦交都很好。现在秦只发兵攻赵，这就证明君主对待秦国，远不如韩、魏殷勤友善。现在臣为君王化解，但若往后赵国自己又背弃盟约，并且大开关卡，派使者跟韩、魏修好，惹来秦兵再次攻赵，那就证明君王对秦王远不如韩、魏两国忠诚，因此臣不敢保证。”

赵王又把楼缓的话告诉虞卿，虞卿说：

“楼缓说如果不割城讲和，明年秦兵会再攻赵，到那时还要割更多的城池给秦。但如今假如割城讲和，楼缓又不能保证秦兵不再入侵，所以即使割城给秦，又能得到何好处呢？来年秦兵再攻赵，再割秦兵所攻不下的城池讲和，这是赵国自取灭亡，因此不如根本不讲和。

“秦国武力虽强，却攻不下赵国六城；赵军虽弱，但也不致于一战失陷六城。秦国既然由于力竭而撤兵，那现今的秦兵一定疲累不堪，假如赵国现在用六城和天下诸侯结盟，趁机攻打秦国，就等于把割让给诸侯的土地再从秦国取回来，您说，是这么做有利，还是割地助长秦国威势而削弱自己力量有利呢？

“如今楼缓说：‘秦攻赵是由于君王事秦不如韩、魏恭顺。’这等于要君王用六城来事秦，假如明年秦再要求土地，请问君王要不要给呢？假如不给，就等于自毁割六城的邦交，再次挑起祸端；如给，赵国还有多少城能给呢？俗语说：‘强者善攻，而弱者不能自守。’现在若听秦摆布，让秦不发一箭而得六城，这是壮大秦国削弱自己的做法。

“秦是狼虎之国，君臣不讲信义，秦王的欲望永远无满足的时候，但国君的土地有限，以赵国有限的土地来应付秦国无尽的欲望，很快的，赵国就完全没有了，所以臣认为楼缓是巧辩，王万万不能答应割城！”

赵王说：“贤卿分析得非常有条理！”

楼缓听到消息后又晋见赵王，他说：

“虞卿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秦、赵交战，天下诸侯都乐在心里，这是出于‘我将依附在强者之后趁机欺凌弱者’的心理。今日秦败赵军，天下诸侯必定纷纷派使者到秦国恭贺胜利者，假如赵国不赶紧割地求和，取悦秦国，进而缓和秦、赵之间的关系，并藉此让虎视一旁的各国相信秦、赵已成盟国，担心天下诸侯会利用秦对赵的愤怒，乘赵国疲惫不堪时瓜分赵国土地。到时赵国都已灭亡了〔主张连横者，皆持此说以为恐吓，却被虞卿喝破〕，还侈谈什么结盟诸侯呢？希望君王不要再三心二意。”

虞卿听了楼缓的话以后，又晋见赵王说：

“楼缓完全为秦国设想，这确实太可怕了。赵败于秦又割地求和，这只会更使天下诸侯怀疑秦、赵之间的关系，岂能取悦秦国而依靠秦国的威势立国呢？这不是更摆明了告诉天下诸侯，赵国衰弱不堪、屈辱求和的弱者模样？再说臣不主张割地，并不是只是消极的不给而已，而是有反击的策略在里面。秦向赵索六城，君王可以用六城贿赂齐国，加深齐、秦两国的仇恨，齐王得六城后，就会与我军合力攻秦，那时齐国绝对会听从王的号令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等于是把给齐国的土地由秦国那儿取回，而且一举和三个大会盟，而秦、赵优劣的情况马上完全改观。”

赵王说：“贤卿分析得极为高明。”

于是赵王派虞卿东去齐国，缔结盟约合力攻秦。虞卿还没有从齐国回来，秦国的使臣已经来到赵国重新谈判，楼缓马上闻风而逃。

〔梦龙评〕古来议论割地求和的弊端，没有像虞卿这般痛快淋漓的。

苏代劝相割地退兵

〔原文〕

雍氏之役^①，韩征甲与粟于周，周君^②患之，告苏代^③。苏代曰：“何患焉！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，又能为君得高都^④。”周君大悦，曰：“子苟能，寡人请以国听。”苏代往见韩相国公仲^⑤，曰：“公不闻楚计乎？昭应谓楚王曰：‘韩氏罢于兵，仓廩空，无以守城。吾攻之以饥，不过一月，必拔之。’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，是楚病也，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。今公乃征甲与粟于周，是告楚病^⑥也。昭应闻此，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，雍氏必拔。”公仲曰：“善。然吾使者已行矣。”代曰：“公何不以高都与周？”公仲怒曰：“吾无征甲与粟于周，亦已多矣，何为与高都？”代曰：“与之高都，则周必折而入于韩^⑦。秦闻之，必大怒，而焚周之节，不